

【全新插图足本】

QUANXINCHATUZUBEN



清宫十三朝艳史

- 幽锁深宫的嫔妃 冶荡无羁的帝皇
- 骄奢淫逸的妖后 上下其手的臣僚
- 钩心斗角的竖宦 翻云覆雨的胄王
- 十三朝风流艳史 三百年警世文章

清宫绝史



鲁

直 ● 主编

LUZHIZHUBIAN

大世界文苑出版社

【全新插图足本】

QUANXINCHATUZUBEN

清宫 绝史

下

● 幽锁深宫的嫔妃 治荡无羁的帝皇
● 骄奢淫逸的妖后 上下其手的臣僚
● 钩心斗角的竖宦 翻云覆雨的胄王
● 十三朝风流艳史 三百年警世文章



清宫十三朝艳史



鲁

直 ● 主编

LIZHIZHUBIAN

大河文化文艺出版社

策划编辑：何威涛
责任编辑：卢昌五
邹艳玲
付巧凤
封面绘图：徐静
装帧设计：宋双成



清宫十三朝艳史

陈坛老酒千年酿就今朝品尝，越香越饮，甘醇难以忘怀。
清宫艳史历代风流旧轶重读，愈看愈迷，感叹留在心间。

ISBN 7-80171-373-7



9 787801 713735 >

ISBN 7-80171-373-7/1 · 259

定价：136.00元（全五册）



THE HISTORY OF CHINA

卷之三

清史稿



清史稿



卷之三



【全新插图足本】
QUANXINCHATUZUBEN

鲁直◎主编
LUZHIZHUBIAN

清 宫 十 三 朝 艳 史



幽锁深宫的嫔妃 治荡无羁的帝皇
骄奢淫逸的妖后 上下其手的臣僚
钩心斗角的竖宦 翻云覆雨的胥王
十三朝风流艳史 三百年警世文章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【全新插图足本】
QUANXINCHATUZUBEN

鲁直◎主编
LUZHIZHUBIAN

清 宫 十 三 朝 艳 史



幽锁深宫的嫔妃 冶荡无羁的帝皇
骄奢淫逸的妖后 上下其手的臣僚
钩心斗角的竖宦 翻云覆雨的胥王
十三朝风流艳史 三百年警世文章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宫十三朝艳史/许啸天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3.9

(清宫艳史/鲁直主编)

ISBN 7-80171-373-7

I. 清…

II. 许…

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民国

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9387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)

北京峥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69.75 字数 2000 千字 插页 15

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套

ISBN 7-80171-373-7/I·259

定价:136.00 元(全五册)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

电话:64062964

中国古代艳史小说大系

陈坛老酒千年酿就今朝品尝，越香越饮，甘醇难以忘怀。
清宫艳史历代风流旧轶重读，愈看愈迷，感叹留在心间。











题许啸天新著《清宫十三朝艳史》

天虚我生

鹊巢朱果太离奇，神话相传半信疑，
却被聪明人说破，姜嫄简狄尽如斯。
成败兴亡转瞬中，帝王家国总归空，
十三陵上孤臣泪，定与樱桃一样红！
禾黍秋风半草莱，十年史馆未曾开，
拼将一部东华录，说向茶余酒后来。
百战河山一局残，独留文字供酒阑，
中原此后无君主，应作龙门绝笔看。

赵茗狂序

古无历史，《尚书》而外，无历史之可读。而书经又为当时贵族之专书，平民不与焉。管仲为齐相，尝悬金以求读《春秋》者，凡民能读《春秋》，则赐以裘马，而应者寥寥。可证曩时之历史，不为人民所重视，可断言也。盖其时民乏历史知识，抑亦无可读之史。民间黑暗，自无待言。迨左氏之《春秋》出，孔氏为之传，而民乃知有历史。继之者有太史公之《史记》，班固之《汉书》。由是相沿，历史兴焉。以读史可以知兴亡盛衰，因而引起爱国之思想；故无历史时，人民处于混蒙之中，洵非虚语。于是见历史之关系国家与人民，至为重要。而亦可知著史之难矣！自汉魏以下，东晋六朝，至于唐宋，著史者指不胜屈，其体制尤不一例。除典章制度、年鉴、纪事本末几种，其余杂史，更可车载斗量。其间唯司马光之《资治通鉴》为读者称道外，如北齐魏收之《魏书》，且有秽史之目，夫甚矣！史才之不易得也。陈寿著《三国志》，虽为演义，而其人确具有历史之才，然演义亦史也。老友东越许啸天，著《清宫十三朝艳史》，小说而亦历史也。其文笔之叙述，精审而明晰，迥非虚构可比，殆所谓史才欤！至辞藻真实，犹余事也。是为序。

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元日，茗狂序于海上。

童仰慈序

自满清入主中夏以来，其中有两大遗憾：一则汉族遭其蹂躏，一则宫廷自为逸乐。收天下汗血之资，供一己声色之用，天下不平事，孰有甚于此者哉！考其二百六十余年中，自关外以至于入关，定鼎燕京，共计十三朝。我汉人忘亡国之痛，北面称臣，为虎作爪牙，所得甚少；而彼家天下者，横征暴敛，竭尽膏血，所失实多。慨乎！逊清当国之中，对内战争有三次为最巨：一为人关之初，奄有中夏，征服南方，杀戮甚惨，扬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其显著者也；二为洪杨之役，自金田结党以至于南京开科，太平天国据有十余省之多，十余年之久。就中争城夺地，两军相接，鸡犬不留。故曾、左、彭、李诸人，在满清则为功臣，在汉族则为屠手，三为武昌起义，光复汉族。某公自忘汉人，一意顽抗，烧杀汉口，事亦至惨。对外战争，以中英、中法、中日、联军四役为最烈。赔偿军费，悉出民间，此国人所以日愁穷蹙也。至于宫廷之事，昔日无人敢道；实则趣闻秘史，较民间为多。综十三朝内外始终之事观之，正如舞台演剧，忽而锣鼓喧天，忽而笙歌匝地。此许子嘯天所以有《清宫十三朝艳史》之作也。书成问序于余，余即捭拾其大略付之，借以为序云。

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上浣，鄞县爱倭童仰慈序于懈上。

自序

我著成了这部《清宫十三朝艳史》以后，不由我回忆起幼年时候的情形来。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，依着阿兄，住在杭州地方。那杭州在前清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旗营的吗？这旗营便是满洲八旗兵卒驻防的地方。他驻扎在那里，防些什么？老实说，他原是防我们汉人造反。这一类八旗驻兵，不独杭州有，那武昌、扬州、广州，全中国凡是重要的都市，都有他们的子弟兵看守着，好似看守所的看守罪犯一般。日子久了，子子孙孙在这驻防的地方传种接代下去，兵也不像个兵了。一走进旗营去，只见平坦宽阔的道路，整齐清洁的房屋，高髻长袍的旗婆，穿红着绿的旗人的小孩子嬉嬉笑笑，触目都是。那名叫旗兵的，都穿着漂亮的袍褂，他们只讲究托雀笼，捏铁弹子，坐茶馆，看娘儿们。

说起看娘儿们，我还记得故老传说下来有一件故事：他们满洲人仗着战胜的余威，是不是战胜，还是我们不争气的汉奸去迎接他进关来，做一个现成的中原之主，这里面还有个疑问，在二百多年以后，还是气焰万丈的。杭州那座旗营，靠近西湖，占据了天然美丽的风景。凡是我们汉人住在城中，要去领略西湖湖光山色的，总要穿过旗营，出钱塘门，从白堤一带走去。但是做汉人的，不论男女，你若在他们满洲人的地盘上经过，多少总要受他们的侮辱，尤其是汉人的妇女。杭州的妇女，多喜烧香，那大小庙宇，几乎全占满了西湖的山巅水涯。每到春天香汛时候，一肩软轿，轿中端坐着一个娘儿们。那肩舆接接连连穿过旗营，飞

也似的抬向湖边去。江南女子，性喜佻佛，但大半也是借此游春，与湖光山色求一度的良晤起见的。可怜这班脂粉娇娃，每坐着轿，经过旗营的时候，便遭那班所谓旗兵的，和虎狼一般，喝令停住，把一肩翠舆，团团围住。把轿帘攀下来，对着娘儿们，评头品足，任意调笑。直把这妇女弄得娇啼婉转，脂粉淋漓，他还不肯放手。唉！这便是我们汉人战败的报应！

后来有一位汉人，做了浙江抚台，打听这个消息，便勃然大怒。亲自坐着小轿，遮起轿帘，在轿后面故意挂些妇女烧香用的物品，打从旗营里抬过。那班旗兵见了，又放出老脾气来，上去把轿子拦住。轿帘卸下一看，里面坐着一个老头子。正在诧异的时候，那老头喝一声，“抓！”亲兵上前来，把几个最轻薄下流的旗兵揪住。老头子下轿，亲自送他去见将军。将军虽说是他们自己人，但看看事体闹得面子上太过不去了，只是传军令，把这几个轻薄的旗兵，一齐砍下脑袋来。

在二百年以后的满洲人，尚且如此骄横，那初进关时的满洲人的气焰，也便可想而知了。在杭州一处地方，八旗驻防兵的举动，如此野蛮，那全国凡是有旗营地方的汉人，所受他的蹂躏情形，自更不待说了。休说别人，便是我住在杭州的当儿，年轻胆小，每次经过旗营时，莫说受那旗兵的欺侮，便是那长不满三尺的旗娃子，他见了汉人，至少也要向你掷几块石子，骂几句污辱祖宗的话。这是何等的可厌，而又可愤的事！不想我因为这一厌恨，到十七岁上，便割去了发辫，跟着徐锡麟、秋瑾这班人，闹起种族革命来，当时我奔走革命的事实详载在二十年前出版的《越恨》一书中。在这种族革命成功以后，著了这一部长篇的《清宫十三朝艳史》。我写清宫的昏乱情状，也好似那杭州旗兵的昏乱情状一般。他们满洲人对于我们汉人的一类行动，果然可恨，我们汉人受了满洲人那种蹂躏，果然可怜。但这也是弱肉强食，自暴自弃应有的结果，况且又都是过去的事体，我也不忍去